

文 宁

花儿在,岁月在

家里养了几十盆花草,有客人来,总要引着展示一番。喜欢花草的,能立即叫出“蝴蝶兰”“马蹄莲”,更多的分不清“绿萝”与“豆瓣绿”的不同,看不出“金鱼吊兰”与“冷水花”有啥不一样,出于礼貌会夸一句“你家的花可真多!”好奇的,会追问一句:“这个‘五彩千年木’开不开花?”

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作家张晓风讲过一个场景:五月,“极白、极矜持”的桐花满山遍野,每一块石头都因花罩而极尽温柔,强大的美有时令人虚脱。而当地一农妇对此却视而不见,且颇为诧异,“哪有花?”

作者看来,“花是树的一部分,树是山林地的一部分,山林地是生活的一部分,而生活是浑然大化的一部分。她(农妇)与花可以像山与云,相亲相融而不知知。”好一个“相亲相融而不知知”,正可谓“南邻北舍牡丹开,年少寻芳日几回。唯有君家老柏树,春风来似不曾来。”

喜欢花草草的,自然女士居多。席慕容在其诗作中,化身一朵荷花,讲述着女性最隐秘的情感——

“我/是一朵盛开的夏荷/多希望/你能看见现在的我/风霜还不曾来侵蚀/秋雨还未滴落/青涩的季节又已离我远去/我已亭亭/不忧/亦不惧/现在/正是/最美丽的时刻/重门却已深锁/在芬芳的笑靥之后/谁人知我莲的心事。”

作家舒婷在随笔中甚至不掩饰情地自言自语:“我的前生,我们的前生可能是一株梔子花或水杉么?”她对家乡的榕树、三角梅、木棉的描述,满满的都是对家乡的款款深情、对生活的无限眷恋。

贪恋花草的男士也是有的,清代散文家沈复算一个。《浮生六记》“闲情记趣”卷,尽显作者精于盆景和园林的艺术修养——“及长,爱花成癖,喜剪盆树……花以兰为最,取其幽香韵致也,而瓣品之稍堪入谱者不可多得……次取杜鹃,虽无香而色可久玩,且易剪裁。”文中对器皿与花材的匹配,对花木的修剪与品鉴,在今天看来,也算行家里手了。

在“迷恋植物芳名”的舒婷眼中,植物的名字体现了人类的观感、文明、智慧,充满想象力,“例如舞女兰、蛇目菊、灯笼花,因为它们的花貌像舞女,像毒蛇媚人的蛇眼,像倒挂透红的灯笼。火鹤花是缩小版振翅欲飞的火鹤鸟,或者说火鹤鸟是放大的休憩凝立的火鹤花。”还有的花名“有时却是音乐:悬铃木、喇叭花,约钟柳;有时是唐宋辞赋:剪夏罗、美女樱、唐菖蒲;有时是乡间民谣:牵牛、落新妇、荷包牡丹、打破碗碗花;有时是异域舞姬:波斯菊、东瀛珊瑚、地中海蓝钟花……”

只是,这些芳名在如今的花卉市场上,越来越难得听到了。

好好的“白鹤芋”,多形象的名字,市场上叫卖,肯定会被换成讨喜的“一帆风顺”。类似的“步步高升”“鸿运当头”“幸福树”“发财树”之类的名字,被写在一张张红纸上,挂在花枝上招摇,一幅紧巴结主顾的样子。

曾买回家一盆“幸福树”,上网查了查,才知道她原来叫“菜豆树”或“豆角树”或“牛尾树”,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,都带着田间地头的气息。这也怪不得摊贩,如果卖花只是个营生,那么卖“夏威夷竹”或“山茶花”,跟卖土豆或拖布,没啥大的区别。

摆弄花草草,或许是图个怡情养性,或许还不止。就像每次读到那经典的诗句“让生命如夏花般绚烂”,总忍不住一种冲动——想抱一抱这美好的日子,哪怕几分钟前还在为上老下有小的家庭琐事而愁眉不展。

花草草给人更多的,还是一种象征,一种不息的生命力量和对美好未来的渴望。就像泰戈尔《飞鸟集》中的诗句:小花绽放出蓓蕾,高喊着:“亲爱的世界啊,请不要凋零。”上帝对于庞大的王国逐渐心生厌恶,但从不厌恶那小小的花朵。

“树在。山在。大地在。岁月在。我在。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?”一位作家的话说得真好,借此收尾。

小巷深深

董 宁

长长的发辫飘举在空中,缓缓垂落,然后嵌在一座小城,于是就有记忆中的小巷了。

外婆家住在那座小城,我童年的时光在那里度过。从小生活在那条深深的巷子里,对小巷的记忆便是对小城的记忆。在童年的印象里,小巷像妈妈甩来甩去的辫子一样美。

那是江南的一座小城,城不大,但清隽明媚,如一弯月湿淋淋地从水里捞出来,亮亮地挂在眼前。若小城是一幅静美的图画,小巷便是画面中灿然的花朵。若小城是一篇恬适的散文,小巷便是散文里最为恰当的措词了。

小巷探头欲出,可总是不肯走出来,像一个妩媚的女子,羞羞答答在自家门口张望一下,又马上躲进深闺。小巷深邃,雅静,在小城住久了,和小巷混熟了,才能触摸到小巷悠闲的风度。

从繁华的大街走进小巷,像从现实走进了历史,思想也从激流泻入缓流,扑面而来的是一种过往的回味,古香古幽的感觉,一下子就会涌上来。

小巷幽深,欲穿越它,须有一定的耐心。慢慢踱入小巷,走得两腿发酸,眼看前面已经到了头,一转弯,仍是巷陌深深。看惯了长街的直白,就来这里体验一下小巷深处的美妙吧。

长长的小巷宁静安详,向里走去,往往你的脚步是小巷唯一的流动,如宁静的黄昏,可以清晰听到自己的足音。你环顾小巷的静逸,连一粒尘埃也不放过,小巷打量着你的新鲜,连一个眼神都看得真切,于是一种微妙的呼应和心与心的交流便漫洒开来。

不高不矮的围墙挡在两边,上面的一串串藤萝像古朴的屏风,斑驳的苍痕更增添了小巷的凝重与深沉。青砖黛瓦的缝隙间,蒿草轻轻抖动。坚实的青石板,给小巷铺上了一层厚重。门窗上的格子花,在岁月的长廊里给人一种经久的回味。微风轻吟,几枝怒放的花朵从墙头摇曳红艳,又是那样的生动和灵秀。

深入小巷,会体味到一种独特的闲达。如果你过度劳累,就来小巷走一趟。如果心烦烦躁不安,小巷又会让你神清气爽,心境怡然。

小巷,那个江南小城的小巷,滤去了都市的繁华和喧嚣,花朵一般绽放在我的情感世界里,时不时生出一份深深的怀恋和眷念,于是对小巷的回忆便水一样漫上来。在外婆的呵护中,在小巷的视野里,我的童年编织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,小巷便在这画面里开着花,闪着光。

王太生

林洪的食堂,人多去了。或者说,好多人是冲着林洪的食堂而去。

这位大宋进士开办的食堂,去的往往都是文人,也有附庸风雅的人。

林洪的食堂里都是些蔬食,喜欢他的人,是一群素食主义者,他的那些菜,一派清川田园风光。

都有哪些菜?酥琼叶、苍耳耳、蟹瓣橙、槐叶淘、拨霞供……印象较深的有一碟酥琼叶,林洪吩咐厨子,把琼叶蒸饼薄薄地切成片,涂上蜂蜜或油,再用火烤,口感大概是脆,味道清香偏甜,这种小煎饼,在城里吃不到。

人到了一定年龄,有了生活积累,才能猜度古人。那本叫《山家清供》的菜谱,是自己留给自己,写着玩的。有一回,我们几个人在山中,找了一家小酒馆,想到靠山吃山,点了林洪食堂里常有的几个菜,那个服务员摇摇头,这个真的没有。

林洪是林逋的后代,都说林逋妻鹤子,其实林逋是有过妻室的,不然林洪从何而来?总不能从石头

缝里蹦出来吧。

林洪的食堂很出名,当然是文人圈里出名,普通人没有看过他的菜谱,也不知道林洪的食堂。比如,几个福建人,卖石头的,都是林洪老家那一带出来闯江湖,做生意的,算得上是隔代老乡,坐在店铺里聊天喝茶,他们说,不知道林洪的山家菜。

林洪的食堂里没有小龙虾,蒜泥的,还是麻辣的,一律没有。林洪菜中保留食材的原味,不会掩人耳目,隐藏什么,遮盖什么,让某种味道抑制,某种味道升华,去迎合一部分的人,山之外的人。

食堂,说白了就是个餐厅,供应饭食,茶水饮料的地方。旧时寺院或公堂中有之。

一拨人,中午在会食之所就餐。这个在晋代法显《佛国记》中早有记述:“入食堂时,威仪齐肃,次第而坐。”意思说得明白,就餐前,顿衣洗手,缄默不言。进食时,坐在食堂里,面对一盘饭菜,正襟危坐,咀嚼含英,表情肃穆,以示对食物的敬重。哪像现在大酒店里人来人往,娱乐八卦,声色犬马,众语喧哗。

古人推崇书法“三昧”:一味形美,二味神美,三味情美。



用心去查看生活的每一个细节,去体味每一次微小的美好,就像孩子拿着放大镜一样。因为学会放大快乐,才会拥有更多幸福。

赵春青 画

夜半客姑苏

欧 阳

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。

这样的意境不知道得有多安静,以我这种山里娃有限的想象,大概就是鸟眠风静的夜晚,耳膜被十里之外的山泉奏鸣轻轻击打那样的寂静了……不知道寒山寺还有没有这样的幽静。

夜来继续失眠,从酒店往东步行,没多远似乎就是城市的边界,过了一条小河,马路两边就是草地,应该是尚未开挖的工地,紧邻的不远处,朦胧月光下,眼中全是在建的高楼,凌晨时分的马路基本上没有车,安静得让我想到寒山寺。

苏州 30 多年前就来过,走马观花踩过拙政园、留园、狮子林等园林的土地。坦白说,对这些文人装置我不太以为然,尤其是小家子气的人设园林,总觉得有些病态。太湖的吸引力也不大,倒是寒山寺有些向往,想象中应该是和大自然交融一体的,结果是没有成行,只得留作念想了。当然,那个时候脑子里还有江南水乡那种画面勾勒的河道,可惜水道虽有稀疏残存,水质却让人不爽,要让我这个山溪清流霸占记忆的家伙评价,那必然是污浊不堪——这事儿好像民国的时候就已如此,费孝通老先生年轻的时候就会叨过(好像他说过,记不确切了)。比较起来,反而是对苏州老式的街道和民居多有亲切的感觉。

今年 10 月过半,又行苏州,想着被现代楼宇麻木久了,终于可以洗洗眼神、倒腾一下脑壳里的硬盘存储了——未知那些狭窄街巷两边的低矮瓦房是否还安好。

没想到人落在了现代化的苏州新区,包括酒店,周围全是高楼大厦,估计应该是苏州的 CBD 或是金融中心,视野所见,皆是林立的各家银行,全是几十层的钢架构玻璃房,相互攀比着光鲜亮丽,日光下众多楼宇泛着耀眼的光芒,辉映交织成光污染,水银泻地般无处不在,直把地面上的我晃得忘记高楼的压抑。以前呐,我老觉得山西的票号财主很土,看着这些富丽堂皇,模样都差不多的银楼,心里一下冒出穷酸文人的自恋感来:别看支撑着奢侈的服饰,大多数财主其实都不够洋气。这当然怪不得他们,他们习惯于单一的审美——以前是银子和银票,现在是钞票和数字符号。

其实,我的失望主要还是因为老想着自己虚构的苏州,结果看见这些任何一个城市都不缺的玻璃钢筋装置,人有点迷糊了。

在苏州,却完全感觉不到“江南”,不知道这不算现代性的困扰,或者说,我身处的金融区域本身就是对旧时代的“脱域”,是环境绵延链条的断裂,连看起来属于自然形态的花草树木都是人为的安排。兴许安东尼·古登斯所说的“脱域”,应当就有点这种意思了:所谓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穿越时空脱离开来——苏州的新区和老城完全没有序发展中衔接的链扣。

好在老城的很多街区,据闻保护得还是相当完

陌生人的温柔

吴丽蓉

走出图书馆,我去取自行车。搞半天搞不出来,车被卡住了,着急。我们学校面积巨大,自行车超级多。每天上课下课期间的高峰路段都很拥堵,出了教学楼,食堂经常要找车找上一会儿,而取车时一个不小心就像多米诺骨牌倒一片的事儿也时有发生。

我奋力地试图抽出我的自行车,又眼看着左边一整排车都要倒了。要是那些车都倒了,那我得扶到什么时候?浪费时间不说,场面还那么尴尬!指望过往的同学帮忙?当然可以,但这指望却完全不是理所当然。同学们的时间多么珍贵啊,为了得到好的前程或者实现理想,大家奔忙于图书馆、教学楼、实验室,总是行色匆匆。我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,浪费别人的时间使我感到抱歉。

我几乎叫出来,准备自认倒霉。然而,就在那一分那一秒!我看见有一双手,伸了过来,替我扶住所有将倒的车,然后帮忙把我的车取了出来。他一句话也没说,很快就骑车走了。我骑上自行车,感觉好轻盈。天哪!今天天气可真好!世界变得柔软,同学们都可爱,我想对所有人露出笑脸。已经好几年了,我仍记得那双手。

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,时间也越来越珍贵。人

们不愿意花上哪怕一丁点时间去多管闲事,人们说社会变得更加冷漠。后来我发现,珍贵的,也不只是时间而已,在花莲的一个晚上,我和朋友怀着轱辘饥肠向夜市走去,准备大吃一通。还没走到夜市,我们便被路边一个围满了人的小摊档吸引过去。听口音感觉排队都是本地人,这种必定好吃!

这个小摊售卖各种卤味,油亮亮的食物摆满台面,它们需要再过油炸一遍方可食用,老板娘戴着口罩,炸、切、装袋,一个人麻利地做着所有的活计。人们围着摊位,安静地看着老板煎,安静地等待。我和朋友讨论着挑选食物。“那个是鸡皮”“那个是鸭肠”“这个很好吃哦”……见我们一副游客模样,排队的几个人开始小声地、热情地给我们介绍每一样食物。

朋友想点一种方块糕状物,我问身边的一位女孩那是什么。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我:“那个是猪血糕。”见我一下子没听明白,她小心翼翼地补充道:“就是用猪的血和米一起做的,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吃……”想来她生怕因提到“猪血”而冒犯我们。朋友想吃,但因为点的东西够多而作罢。在一旁等待时,一个拿到食物的女孩递给我两根竹签。“你们刚才没点到,可以尝一下。”她说,原来她递给我的是切成小块的猪血糕!那被评为“全球最怪食物”的猪血糕的味道早已忘记,可是那个晚上围在小摊档前的记忆却长留我心。

还推崇读书品“三昧”:“读经味如稻粱,读史味如肴饌,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。”读经书,如吃米面;读典籍,如食佳肴;读诸子百家,尝到好佐料中的妙味。

我觉得林洪的食堂也有“三昧”。

一味清。有草木清气,这些清气,是草木本身的味道,青涩、清香,都在菜中保留,他保留的是草木味道,山的味道,其实就是民间的味道。

一味淡。菜浓伤脾胃,味重原来的气息都被俘掠了,林洪菜中保留食材的色泽,创造菜的意境,既不高高,也不把原先的贬损,味淡有大大味。

一味甜。用作形容词或动词,多用于形容词,表示味道,也比喻美好的心理感觉。总想起温馨和愉悦的事,让人心里美,想到开心过往,心情大好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食堂,物以类聚,人以口味分。林洪的食堂里,坐在一起,都是气质和口味相投的人。

古人留给后代的遗产,没有田亩房产,古玩字画,金银钱财,可以留些其他什么?

林洪写了一本菜谱,他老家的后人,如果用他留下的遗产,开一个山中农家乐,店名就叫“林洪

食堂”。

一个人,没有多大的思想留世,就留几个菜。几个菜中,有一两个,或许还对了今人的胃口。

除了林洪,清代嘉兴医家顾仲《养小录》、文人袁枚《随园食单》、扬州盐商童岳岳《调鼎集》,都给后人留了几个菜。

菜谱也是文章,一个人写的另一种妙味文章,他不但强调调,还强调过程,推崇生活态度和生活哲学。

几个菜中,有这个人的爱好、修养、情趣、口味和脾气。

人有人品,菜有菜境;人如菜,菜如人。



吾家纪事(七则)

燕山樵夫

北作檄

吾家有孙名北,岁至一周。北有二习:一为执抹以自娱,二为食毕拭唇即哭,误以未饱而撒食乃长者虐之也。一日,北一足裹一足跳,于童椅上就餐。餐罢拭口,旋即大哭,心之怒曰:有食无续者为饥,有衣无足者为寒,此乃饥寒交迫者也,岂非世之所云“旧社会”乎!北遂将此作檄昭示各地儿童:幼无所托,安得老有所养!众儿闻后哗然。

画对诗

吾家孙女大欢,时值三岁有半。一日晚,全家聚于桌前。欢母于欢之手账当日页上画有一幕嫩芽垂柳。欢父谓欢曰:“此画可对何诗?”欢脱口而出: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其父又云:“如之上再加一轮明月,又应何诗?”欢略加思索,答曰:“去年元月时,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”阖家掌声四起。欢意甚愜。

一欢焉驭百车

丙申盛夏,昌黎海滨驿馆。欢因玩具被北所夺,恼而欲打北。阿姨护北,欢转怒以向阿姨,欢犹见状,急阻欢并以训诫。欢继而迁怒于北,不依不饶。姥爷攬欢于侧,导以数语,欢大悟,言以善待所有人。姥爷问:“何以为之?”欢曰:“吾长大后,购百车,由吾取之载众出游,并购佳肴以饕。”言罢自付有误:“非也,欢只一,一欢焉驭百车?莫如购一车设百座,方可成行。”姥爷听罢畅怀大笑,赞欢意之佳、思之周。欢大喜,遂雀跃于堂。

食言大信

是年圣诞节之晚餐前,欢于室内骑耍大气球,球滚,人翻,自以为乐焉。长辈劝止,欢难舍其趣,依然故我。欢犹见劝未果,唬之曰:“尔不从,若摔伤,吾等不管!”欢闻后忿而起身,“哼!尔等年迈之后,吾亦不管!”

餐后,姥爷见室外天气尚可,依习欲下楼漫步。众人亦曰:“不可!有霾伤身。”姥爷执意出门,欢急冲前阻止,并导之曰:“可于屋内行走以代。”遂率姥爷手于厅内绕圈而行。北及姥爷亦贵相随之。众人皆赞。

姥爷明知室外非霾而无碍然改初衷,乃大福也;欢餐前曰之“不管”而食其言,乃大信也。

勇也量也

丁酉大年初六,欢北于室内玩耍,各取其乐焉。欢仍跨大气球跳跃行进,喜不自禁,呼笑不已。恰至北身后,随手拍其背。北大惊,误以万人偷袭,遂施上所学之绝技,转身反击,先发利齿动,继用鹰爪术。顷刻,欢之小臂现青紫牙痕,面部几处皮破血出,旋由大哭变大哭。大人斥北,北亦大哭。哭后小解,溺于尿杯,欢止哭,取北尿杯漱洗,又以自用盥巾拭之。众人皆赞。

此一幕也,北显其大勇,欢示其大量。勇者不惧,误伤其姊;量者有容,有容乃大。

烟兮酒兮

姥爷嗜烟,她姥甚虑,屡劝未果。丙申年初,她姥使大欢出面。欢领命至姥爷室,摆二凳,请姥爷坐高凳,自坐对面矮凳。坐定,正色曰:“姥爷,姥爷,少抽烟,多喝酒。”得此语,姥爷暗喜。

此后,姥爷烟未减,酒见长。她姥复加一虑。丁酉年夏,又推小北劝控。北遵嘱,俟机为之。一日晚餐,北见姥爷于餐桌饮酒,迅即攀上姥爷餐椅,凑近酒杯,大呼:“酒香!”姥爷欣然,她姥无语。

心语

丁酉初秋,周末午餐。北抢椅受宠,继袭其姊。北之父母、小姨遂罢其餐,将其带至厅隅,分别训诫,导其认错。阿姨见状不忍,上楼暂避。北僵持许久,上楼向阿姨倾诉:“小姨令吾立,田菁令吾坐,谢维令吾蹲,轮番攻击。”阿姨抚之曰:“认错否?”北答之曰:“未曾。”阿姨无奈。及至北午餐前,阿姨恐其饥,淘奶以饕。食毕,北母谓之曰:“道才错否?”北悄声语:“错也。”“改耶?”“改也。”乃入睡。

次日,姥爷她姥归,闻说此事。姥爷谓之欢曰:“伤否?”欢坦然答曰:“未伤。”姥爷继问北:“知错否?”北假藉专注电视画面片,未应,然向姥爷身边靠一层。姥爷又问,北又向姥爷倚一分。此时,姥爷已闻北之心语:“在下知过矣。大丈夫自有颜面,何其相逼太甚!”姥爷微笑,将北揽于怀中。

